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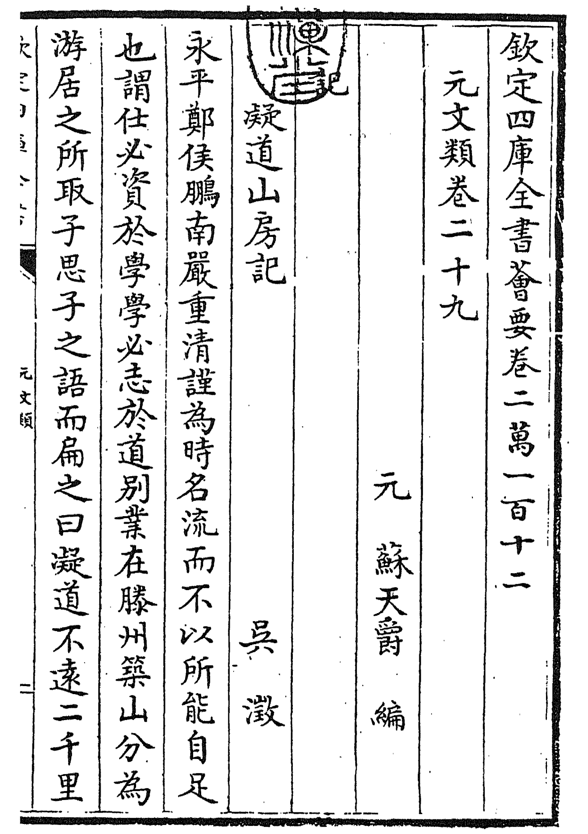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十二

元文類卷二十九

元　蘇天爵　編

凝道山房記　吳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為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分為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

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屋室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為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荅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

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為冰則器與水合不相離而水為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内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問學奚可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温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

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愽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也亦在夫實為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況如侯之卓卓者哉其凝之也予將驗侯之所為侯名雲翼今為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吳澂記

檥槎亭記　元明善

汲人張君錫氏作檥槎之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

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徵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
放游浮河達淮沿江而南歴吳越西至於郢衡又至於
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刳中息於水腹奪舟於覆袽
漸於鎛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祥盲風焱作水與
風爭艫舳崩傾檣折柂敗淼無底戾又雨且暮游二十
年不知幾此遭矣急而北歸有官留中意必夜悸於夢
朝怵於見猶事於槎亦何謂邪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
今吾完然吾也不亦有不水死者衆乎環燕千里無湖

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者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道畫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喋見獲則聲功亟詫非不子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蹤響者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剥彼且安之固亦危哉矣雖然世所共安而不之危者非大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水火土石合為地體并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乎實大舟

運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當有敝十二萬年之後又誰知果不并大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與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檥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吾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夫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罕諸外使無不載道為之檝時為之飄泊之於義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

水之運而不覆溗溗乎洑洑乎槎之進乎是

順州儀門記

元明善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皋門也新作者改舊剏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皋門應門路門今之州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奕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温

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
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為饒郡郡城
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時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
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為恥屋焉則鼓角於斯
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
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
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
我使君召役民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

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上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貲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於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於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雘歘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漵經城東而南注吳舡來集通去橋下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葱佳氣之間

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乃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為據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為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為之書茍不足乎是而要名勦民者為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

武昌路學記　　　　元明善

武昌墉山而城塹江而池挾漢盂引荆吳據楚中而履

南越宋人二百年間峙糗鍜兵岌為邊壘帝元一四海而家之池也不足乎深城也不足乎高恤刑尚德武弛文張民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為之者建侯樹屏表疆明制乃此馬行中書省而統四道宣慰使元將大吏咸走節下聽約束奉期會然則武昌自為重鎮矣凡夫表厲化導之具宜有以倡庶方而厲羣目獨廟學陋小不稱司憲者如紹興言保釐者責功郡守振紀有嚴營畫是亟禮殿東廡西廡戟門儀門齋廬為屋五十餘間

端大堅緻丹碧藻繪象設蓬帝皆視儀度尊豆鐘磬不
奕典祀惟講堂經閣諸室不朌而葺歲丁巳五月肇基
越己未十有二月告成學後曰鵲山書堂者廢而入於
豪奪徵劑歸公方議勒石紀始而除者得龜趺於埋中
別置頟碑於湖南明善適參政行省兩府來相與言曰
衆心一公奏厥完美期奉天明思勸民職而已惟是彰
今而垂後者咸願有作謬膺上直翰林昌敢咈予雅命
然記事必載其實興學當原其本禮始立學釋奠先聖

先師學之有廟漢以還始聞也孔子先聖顔氏先師唐以來始定也縣學尊廟因廟表學廟焉而不款夫學非制也謂報焉在是抑徼也天以之而道明地以之而理察人以之而極立三才既奠萬化乃成推功絜德天地實參斯報之圖罔極何從聖朝龍奮北天弓劒辟國顧乃首尊孔氏旌用儒生列聖錫禮崇祀加謚增秩若稽典則炤陳政化揭科比士登賢建官不有望於聖道賛化天下乎夫道不玄邈以為高不空寂以為深大則充

周乎萬物小則流行乎一身法制謹嚴經權周密葢不越易書詩春秋之外矣亦不離綱常事爲之間矣若夫盡學士之上達極聖賢之能事固非指顧可會文辭可判而君子也而賢者也不諄諄歟德言曰君子德非徒德才言曰賢者才非徒才道明義立智周行圓其用而出也細不遺而鉅有措其舍而處也近者化而遠者格爲良臣爲大人爲節士爲真儒非由外假端在我爾無師而興固曰豪傑受業而成孰爲凡民美哉簪裳入學

肅瞻新廟斯弦斯誦相規相誨顒顒然巖巖焉本學者養正以成聖功末學者游藝以獻春官乃骫骳乃譸張贅馬無所入也懵焉善距來也穹屋華題資爾燕間德求而無以徵之才求而無以齊之哀哉匪但違作室之初心無乃孤崇儒之明詔乎武昌南服列城言言百辟承風多士砥節或抉能而起或抱璞而潛聲光侈而不遏吾無爾恐焉矣雖然山川流峙風氣融結瑞不歸於鳯麟實不期於金璧偉人魁士羣出而為國家之屏之翰

也將自今日

虛室記

元明善

居室而强之名非古也居而名之曰虛厥義宏也非古而從為之文溢辭也義宏而或已於言閡於理也嘗試為虛室之記曰截十二琯參差地中以宗黃鍾之長絲是制八器寓五音百王之樂以之而變摋二十八字為毋錯綜四韻唱而和之萬七千二十四聲音以之而盡雷奮地中雲族而雨甲者坼蟄者起回宣霢霂達於無

垠入於無際氣即之而流形物緜焉以各化大塊噫氣厲則鼓盪衆峙和則嘘撓萬植洶洶焉蓬蓬焉上無高也下無堅也旁無遠也謂夫穹窿而蒼蒼者天也厖雜而荒荒者地也蒼蒼者無體莫然旋氣也荒荒者亦無體块然凝氣也凝非不入也而天闢之旋非有間也而地翕之人物子於兩間陰陽司其生死旦夜一瞑眎也開閉一成戲也雖然此徒以虛觀之也指一草而質焉勾於土中甲於地上牙葉枝幹而華實又生也指一隹而

質焉卵也㲉也俄而鳥也鳥復卵而㲉也火也潛石擊之則然續之則燎水也毋氣氣止潤滋匯而淵海謂天無體舍日月星辰以求之并天亦無謂地無體舍水火土石以求之并地亦無蓋象於上者一不實天道廢矣形於下者一不實地道廢矣乾不一實感坤不一實應凡子於其間者幾乎其熄矣而況於萬古之世億兆之人能不實而有其有哉雖然此徒以實觀之也天地之間陰陽而止矣陽實也其體則虛陰虛也其用則實陽

非虛物無以生陰非實物無以成故曰一實二虛還相體用惟虛也乃能受能受故神惟實也乃善出善出故化父道也母道也人物之以命相資也孰有壹之之理哉危子曰吾老莊之徒也以虛體道以虛用物游於太初合乎自然故强居室以名殆將處夫無我也元子曰以天地而齊老莊不辯而二子細也二子烏能外天地苟不能外天地又豈肯有巳而盡廢物理之察察者哉然則危子之學者揭其一端隱夫大全若曰人皆取實

已獨取虛茫乎芴乎噩然而有餘者耶

萬竹亭記

元明善

李君仲淵繇蜀省員外郎入為監察御史余别十五歲相寄文事於萬里外一旦會京都至歡也間為余言成都之樂買屋買田矣弟叔行有田廬在蠶茨周所居植竹竹無慮十萬箇搆亭竹間覆之白茅名曰萬竿竹不止萬而曰萬志盈數也亭之西雪山嵯峨玉立霄漢東則浿江之支洪流達海亭並長溪可汲可漁抱亭幾合

而去與江會每風日清美目因境豁羣慮氷釋神情散朗超然遺世風或雨之夕溪聲與竹聲亂耳入清音幽思以宣肅如也或雪或月亭與竹盡宜吾兄弟時相過而愛亭甚日對哦夜對床者春與秋多將棄官歸老矣君與吾弟記之仲淵三兄弟而兄若弟未之前識也嘗讀其兄伯誠之文見其文知其賢矣獨未知叔行觀是志尚人賢可想一門兄弟彬彬其先大夫之賢又可得矣王子淵司馬長卿楊子雲以及蘇明允父子暉當代

而名後世殆蜀材之芳華茂實慕者有所震也仲淵兄弟生關中宦學三川又將老成都馬者得非居其鄉慕其人而襲其茂芳掇其華實歟不爾竹何地無也雖然成都自古受兵最慘入我版圖以來今六七十年上之所以耆定休養者至矣肆仲淵兄弟保安無戒思永令圖使丁當時攻戰之殷且見斬竹以為楗陻溪以為堠尚亭乎哉尚對哦對床乎哉果得老乎時正當感國家承平之澤也余嘗思假一役過潼華縱觀三輔道漢中

以覽全蜀浮江遨吳楚而歸邂逅見仲淵比騎問叔行於蠶茨登萬竹亭質仲淵之今言然後則賢兄弟間猶堪資一日夜之談詠也兹為亭記俾叔行刻之亭石卜斯游之能遂與否也後百千年豈不為萬竹亭之嘉話哉

濟南龍洞山記

張養浩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為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

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曰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剎山巉巖環合飛鳥勞及其半即山有龕如屋廣可容十數人周鐫佛象甚夥避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逶迤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極闇非燭不能往即命僕燃東芟前導初焉若高濶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折磬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

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隘且重以煙遂反聰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以出余强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予適居前俊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焉者始獲脫然以出如是僅里所既會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形瘠小先出若無所動見衆

皆病亦陽懼為殆共譏於外即舉酒酌穴者人二盃雖雅不酒必使之釂名曰定心飲余因㸃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絶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為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繇今覩之則韓文公之咷猶信嗚呼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為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壓没不予其為戒詎止㣲身不可忘竊虞嗣至者或不知誤及此故記其事以告焉游洞中者某官某洞之外坐而宴飲者某官某凡十一人

邵菴記　　　　袁桷

雍虞伯生界其居之偏為菴廬焉溫凊之隙則怡怡然飽食以歌晏休於中其廬溫密樸質備粹且深中而虚之若璧而環若鑑而明樞圓而扉方闔闢以動止其溫燥也裼以舒其清焉其淒厲也燠以休其和焉左顧右矚神止氣寂晝握其動夜根其静不巧飾於外據萬物之會以極其榮觀者焉廬不廣尋丈旁設易圖圖除其卦五十有六瞪而視之首擊而尾應迎而存之風至而

水涌窨聲遺形益順其情忽然控浮游以上征則搏至控伏囿於其内而不能以自恣或曰非輕世遠舉者不得而專是伯生曰維昔邵先生遭時明康玩芳以嬉不激不隨順其隆汚儒者之準也吾將尊其廬曰邵菴何如椭曰可乎哉言無郵乎夫敦厚而靈明君之先也峻簡而潔精者君之光也自君之出名日以張莫窮其鄉邑䵷然聲音笑貌之學詎昔之志也勉之哉兹廬之制易而不俾簡而不倚其取諸物非鑠我者也繇質以成禮

無踰矣迺觴以祝之介其休明烟烟煴煴維道之門悃悃款款維德之本美哉廬乎足以為永居乎

董子祠堂記　曹元用

漢中大夫董仲舒邃於春秋其學醇正有原武帝時對策三篇切中時弊致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先儒以為其功不在孟子下兩相驕王動必繇禮守正不阿時公孫弘方以容說位宰相故終身不得復進夫孔子歿既久異端並興學者愈失其傳秦漢以來知道者鮮惟

董子能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以仁義禮樂正心修身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論道之大原及明於天性之說多得聖人之旨其言奥衍弘深沛有餘味或者乃譏其見道未明竊以為過矣夫以游夏之言方諸孔子猶為有疵况董子承秦滅學之後而能造道如是詎易得哉使其游於孔門可與十哲亞使居相位可與三代之治劉向以為有王佐之才管晏弗及也真知言哉

按漢書董子廣川人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蓨縣是

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别墅曰董家里有祠在焉唐宋碑刻猶存縣北門道右故有董子祠不知創於何時國家大德初縣人林士豪嘗加補葺天歷元年承務郎縣尹吕君思誠視事始拜謁祠下顧瞻而嘆曰祠當通衢湫隘若此非所以居董子也八月遷於縣治之東東有崇臺三丈傑閣二層舊為官僚游憇之所遂新其敞仆定為董子祠更其衣冠悉遵古制明年某月落成聿修祀事蓚脩舊無縣學吕君又築講堂祠下為東西兩齋命

教諭劉澂權主董子祠事朔望先謁孔子廟次則及焉又為孔子像置之社學使民知所向慕呂君字仲實平定州人繇國子伴讀擢進士第補同知遼州事以母憂去官終喪而有脩之命清勤無私臨事明決訟十年不絶者諄諭以理輒兩已之子愛其民事集而民不擾咸畏威懷恵境内大治安陵道士以久旱持盧師蛇名小青者至郡僚羅拜以禱君怒欲取而殺之道士泣請得免後數日乃雨其不惑於邪如是余與乃父康訪君昔

聯仕憲臺今嘉其有子而能官也故為作董子祠堂記

仍賦享神辭以繼之其辭曰

脩之土平原膴膴爰有哲人兮道傳千古道傳千古兮

為紀為綱徽猷允塞兮嘉言孔彰天既佑我脩兮篤生

元哲不克取而師兮是曰自絶層臺兮巍巍傑閣兮翬

飛神靈兮有託祠事兮無違想高風兮如在期進德兮

愈勵繼自今兮毋怨毋怠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有統羲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歴叙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歳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强者二千餘歳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

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繇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故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劒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巳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

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不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歆然者既又屬不記其事其將何以為詞重

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
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
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
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
鑑綱目近思録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
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翊曰體其
全而用其大者予公之於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
晚年間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

間者葢其喜怒哀樂之未發早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直一端而敬貫動靜之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者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黄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此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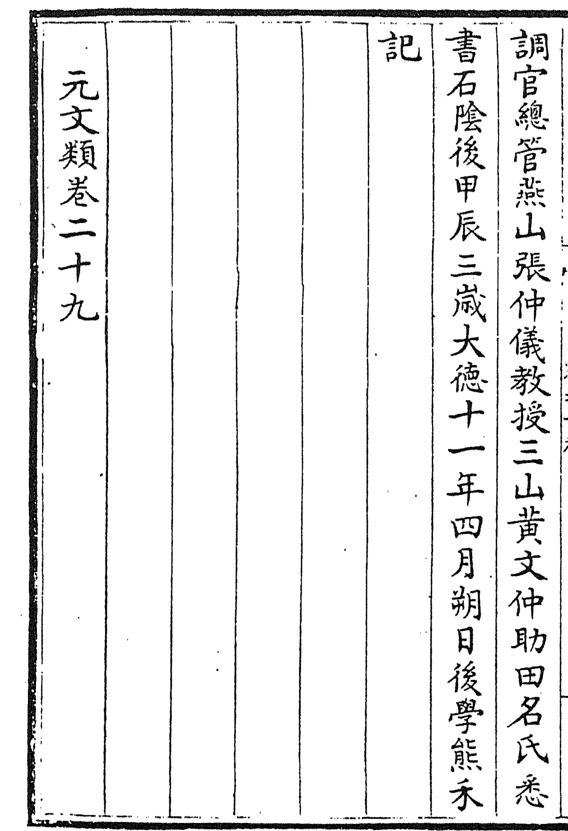
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絶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卲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

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黄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黄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劒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姦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

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翊義學東平袁君璧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

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文吳會為胄學徽蕆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巨典也而必有俟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脉亟起而逆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亦

為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剏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實慶元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温徻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剏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實終始之義學之剏興宋奕黄樞首帥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庭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庚完堅茨以迄于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



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黄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甲辰三嵗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後學熊禾記

元文類卷二十九

元文類卷三十

元　蘇天爵　編

記

克復堂記　　虞　集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廼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下豈非幸歟葢予嘗反而求之

況寘於物欲之塗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為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原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為此好絶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傍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

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纎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意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𢌞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國子伴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為記予既嘉其慕尚之高遠而又懼

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待制鄱陽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澤構締必堅縝曲勢必

周疋戶牖必疏達温凊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挈挈然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高之位定矣處深鄉明内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叙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靜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乎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

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窾郤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鄱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也惜乎集不足以知之不知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其歲成以其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

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蜀郡虞集記

思學齋記

虞集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歷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諸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措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

注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為我記之明年予免喪省墓吳中將遡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為説予曰原甫高邁絶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

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它日授説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晩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巳耳心之本體葢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知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

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于其言行而已矣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然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己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固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知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感何其多哉乃有為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惜心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為善思者乎噫

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煙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葢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焉則因以為記

舒城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學校講學之地也古未有廟其釋奠於先聖先師者非廟也後世始為廟以祀夫子通乎天下三四百年之間禮制寖盛我國家郡縣無小大皆得建學尤以廟為重焉是以有司修祀典勿敢闕而教無其師師非其人則或有不暇計者此士大夫因循苟且之通弊要其識慮初不及此無惦其然也舒城古邑也自宋季數有軍旅之事故學校之盛徹不及東南然而山川高深風氣完

密民生其間者有中州質愿之美而奇巖幽谷往往有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動其人而其人亦樂道之故其俗為易化者矣延祐乙卯前令杜思敬始重建廟而講堂庳陋弗治久而益壞部使者宋公翼嘗督縣令改作辭以故逮燮理溥化登蒙古進士第長是邑始出獨見捐已俸以天歷己巳之歲度材庀工撤而新之凡為堂三間規制宏敞始與廟稱未朞告成則其月也董役者典史周允者儒宋楊椿傳熙宋文冨莅工者范應月胡

立本皆儒也至順七年秋爕理君以職事如京師踵門來求文以記之今夫郡縣之吏急於簿書期會有不暇於為治而況教乎爕理君之為邑知重學校於為學知重講習豈非知本者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本諸天理之固然有不待於强名者人之為道豈有出於此五者之外者乎然而明之則叙不明之則斁此教之所繇興也氣質之不齊雖萬其殊而大槩智愚賢不肖之分而已矣斯倫也愚者有所不知不肖者又違

而遠之故有待於啟廸矯率無疑也乃若賢且智者所謂質之美者也於其倫之所在亦知求盡其心焉然而不聞聖賢之傳不經師友之辯則不足以知天理之節文精義之攸當則直情徑行必有墮於私意之所為疑似之近幾微之差其流弊反有以失其良心之正而貽世俗無窮之害焉此係於教者為最切故古昔學校之教壹是皆以明人倫為事豈非憂之深而慮之遠者乎嗚呼洒掃應對而敬其事則窮理盡性之學斯在服勤

就養而盡其職則存神知化之妙已存不踰乎屋室戶庭之近而天地萬物之奥已具不外乎耳目口鼻之用而陰陽鬼神之徵已通人之所以為人者亦大矣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而已不有以明之孰得而知之哉嗚呼其説亦徵矣登斯堂者觀其名而思其實因子之言而求燮理君之志庶幾有所觀感也夫昔邑之君子有李公麟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故有龍眠書院在縣治東飛霞亭之北國初東禪寺僧併之而書院廢燬

理君得隙地於清心池亭之上葢伯時與蘇子瞻黄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也乃闢地為屋以復書院之舊以廣為學之處爕理君之於其民也有古人之道哉來者尚克繼之於永久

孝思亭記　　虞集

國子伴讀莊平梁生為予言其邑之善士曰張氏兄弟以孝友稱於鄉作亭於先塋之左手種松柏鬱鬱成林為請於監察御史周君景遠得大書孝思二字以表其

處而求文以為記予嘗聞之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葢無墓祭夫祭者之於鬼神也求諸陰陽之義備矣墓也者遺體之所藏也茍於是乎求之豈不可哉而古之君子之為禮也而墓無祭者何也凡有國有家者必有寢有廟廟所以祭而墓非祭所也有廟者必有主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有禰之廟者自巳之凡弟子孫皆至焉有祖之廟者自父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曾祖之廟者自祖之

兄弟子孫皆至焉有高祖之廟者自曾祖之昆弟子孫皆至焉有大宗之廟者凡族之昆弟子孫莫不至焉者矣是合族之大法也而近世士大夫家廟主之制或未之考一再傳之後昧於世次者或有之矣況於民庶者乎是固君子之所深嗟夫古之不可復也然幸而猶有一焉今中原之地平衍溫厚故其為塋兆也高曾而下凡子孫皆得以次祔葬歲時上冢則猶得以知其處此為其親此為其親拜於墓下者孰為其親之子孰為其

親之孫益深有維持族姓之意焉後之君子苟以義起禮則墓亭之設固在所不廢也張氏兄弟拳拳於墓亭之意豈非知本者乎其以孝友稱於鄉也宜矣張氏兄弟三人曰通甫曰欽甫曰君甫張氏之後必有顯者其自此三子者始歟

魏宋兩文貞公祠堂記

虞集

至大四年七月中山王公結自集賢直學士出守順德明年郡以治聞守居無事乃按傳記而嘆曰魏文貞公

徵鉅鹿人宋文貞公璟沙河人今二邑隷順德則二公
皆郡人守其土則祀其先民禮也於是作宫學宫東南
考求當時衣冠之盛肖二公儀形而祠焉郡人梁某蘇
某各以財來助司獄崔某學正楊某董其役以延祐元
年二月告成泰定元年天子始開經筵王公在集賢侍
讀以經從幸上都集與在行間以祠事語集將篆諸石
以識集曰治民者常示之以好惡鄉背之正則民志一
而事有所據特教之疏節耳而世猶迂之甚矣其不知

本也天下之患常出於巽懦無恥巽懦者苟且無恥者無忌憚苟且而無忌憚人心始不可收而至於無所不至君子葢深憂之若二公者誠足以表礪振起於斯人哉唐有天下二百餘歲莫治於貞觀莫盛於開元之初一時名臣衆多近代葢莫之及然而尚論剛正能諫諍有古大臣之風者則未有踰於二公者也苟以其事而論之魏公言聽諫從實終厥身而宋公在相位數年耳比其没也垂二十載不復更任柄要其得君行事誠不

侔矣然而天下後世信之無二則固在於立志制行之相高者乎夫二公之鄉非有百里之遠也二公之相非有異世之隔也邦人誦其事而知其德豈一朝一夕之積而合祠之禮曠久未舉固亦有待也耶昔者仁宗皇帝在御慨然憫習俗之弊於文法頹壞淪靡而莫之救乃出獨斷以圖治凡所簡拔常出不次一時作新之志貞觀開元不足為也鄉使有若二公者出乎其間則氣類之合風節所厲庶幾少荅聖明之萬一乎始王公

受知仁宗於東宫及踐大統而已在外服其祠二公也特因其職分之所得為而已通者論經之餘亦嘗竊取二公言事之要而陳之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徒想見其遺風餘烈之不可復作南瞻祠宇悠然有千載之嘆焉噫豈吾二人之私也哉故作享神之詩曰

侃侃正辭高風相望敬恭不忘有合其鄉於昭顧懷庶其在此以後民克享世有君子

尊經堂記

吳君伯厚之上世受學於陸文安公文安公題其堂曰經德而為之記歲久堂不存伯厚之父更築之不敢仍舊名易之曰尊經堂葢言尊敬奉持夫經德之訓也他日伯厚述其先人之意而求集記之集謝不敏至於再三則為之記曰昔者嘗聞之人有常尊莫尊於天國有常尊莫尊於君家有常尊莫尊於親是三者尊之不可踰者也而孰知吾之有自尊其尊者葢有所受之矣故能以眇然稊米之身而與天地參立以贊其功用而代

其不及者焉雖其氣欲之感千汨萬變而與上古聖神之所同者終有所不泯亦終不為禽獸鬼蜮之歸者良繇此耳今具耳目口鼻手足心思之體而忽然易之失其所常尊之者焉其亦不思之甚矣是故夙興夜寐以匪懈也靜養動存以無貳也樂行憂違無時而不奉以周旋也生順死寧以終始無違也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嗚呼昔之君子葢莫不尊之也夫故夫前而千古後而千古億兆之人豈不能

以尊此也哉容有所未知也未知則必求諸其先知者焉舍往聖之立言行事奚適矣然而以言乎事則至簡也以言乎言則至微也以億兆衆人之資而欲求往聖於至微至簡至難也是故即此而反求近思以得之者善學之能事也自此而誦說援引愈詳而愈遠者支離之流弊也故必有脫然真知其可尊而尊之焉則天地同其大日月同其明江河同其行寒暑同其信孰得而易之孰得而禦之也哉後之志高材疏者樂其超詣之速

而遂忘其反思密察之功槩以一言蔽其學茫洋濩落幾入於狂簡之域而不自反賊害本心反有甚於纏繞語言文字者此豈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不知天命而不畏者哉故使迂儒曲士指其末而目以異端之歸則亦無怪其然矣嗚呼必有明識之士出入其間而歷知異同之故流弊之害慨然反而求之有以盡其心體之大而致其用焉天地弗違也鬼神無間也此豈非振世之豪傑者乎伯厚誠不移於習俗不怵於時尚奉承乃

祖乃父之訓而尊其所尊者焉歸乎江山之上縉紳先生必有能為伯厚言之者延祐元年四月朔記

西山書院記　　虞集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題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旻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

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真西山云
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
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
識者以為知言繇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
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
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巳往之跡以
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葢
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

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别得失之故情偽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為宫室也猶必有尺度

繩墨之用樸斵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為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九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集賢修撰承事郎虞集記

鶴山書院記

虞集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沒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至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者焉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

葢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已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欲自絶以苟全及其禁開則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盡然于玆乎方是時蜀之臨卭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直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賛書乃以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

奄有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
南邵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
我朝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曾孫曰
起者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
也何幸親獲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並興凡儒
先之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鶴山書院者臨
邛之灌莽莫之剪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曾大
父實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祀先君子

而推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迺來京師將有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乙亥皇帝在奎章之閣思道無為某官某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傳之學與其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院著記以賜之臣聞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六言垂範又足以作

新乎斯人葢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實
繇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所授
受以顓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
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葢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
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
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愽
文多識之事若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
之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考諸彼

者曽弗及於詳慱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謬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辯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為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目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别類而録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為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究其

說以兼致其力焉者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耳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教其族人子孫昆弟及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託於永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曽大父實與魏氏同學於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字華

甫臨卬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
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
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為鶴山先生云

張氏新塋記　　　　虞集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張
公諱文謙字仲謙世為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宇贈保節
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文愍公父諱英贈

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簡懿公皆
葬沙河之藎里公之子榮祿大夫陜西諸道行御史臺
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儀引進使杲次曰其官
昇孫曰承事郎曹州判官孝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
州孝則曽孫曰其至元二十年二月壬申公薨葬先塋
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於朝
為大臣不得在鄉里至治元年自陜西以病歸老數徵
用輒謝不赴家居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曰董村

掘深六十尺始及泉嘆曰吾親而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爾矣卜得天歴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還馬魏國夫人劉氏祔張氏新塋肇諸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觀於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臣乗運以興者各自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愊深厚知為國之本造權輿於乜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秉忠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筴其所以為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

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為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没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内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為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

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己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内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彜倫大農之興稼穡歷象之授人時凡出於公之所為者皆

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掇其關於國家治教之大者如此云

御史臺記　　虞集

天歷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内殿皇帝若曰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乎始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深

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石内臺儆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巴延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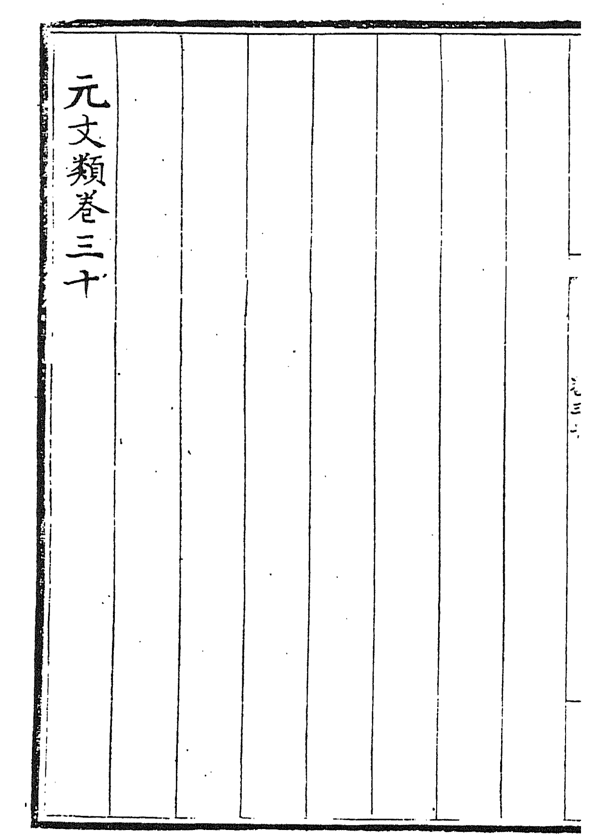
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緐天縱神武不殺智屈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考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内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他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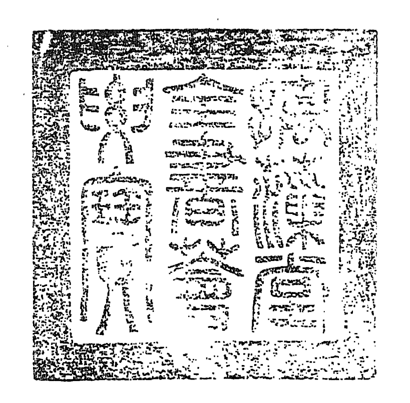
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

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郎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爲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各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

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令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繇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並陝西耳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令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令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達察爾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元文類卷三十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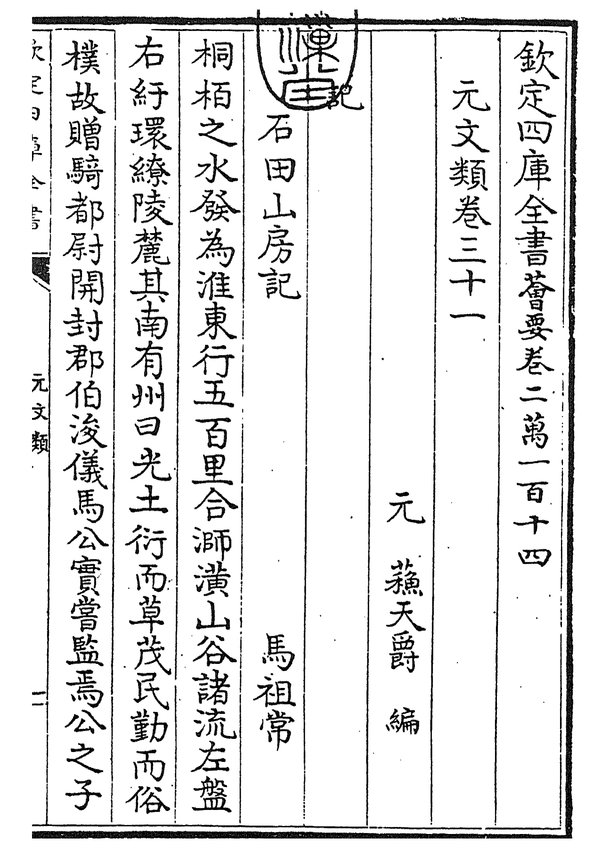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文類卷三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十四

元文類卷三十一

元 蘇天爵 編

記

石田山房記

馬祖常

桐栢之水發為淮東行五百里合㴲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驃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

祖常少賤而服田於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之勞而將去也廼為之卜里中地亟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邱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薈蔚蔽虧前為木梁架溪而行周垣悉編管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隣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

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為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為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馬祖常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横縱為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絙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春陽土脉亦僨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菔葍菁葱薤諸種布分其間栅以楷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為故主馬廄土有糞合水之膏

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以侑廩米之饋餾吾於世資益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於横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為治小圃記

上都分院記　　馬祖常

天子歳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櫜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

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
一休也惟詞臣獨無它為從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
持書數橐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
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
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
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
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聨為出僭上日懼謭薄無以
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内外清謐臣隣廉耻不煩訓

誨蠻夷懐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

間為民歳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而

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藴蓄而不得肆發而為謌詩以形

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

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

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召必蹈渾噩之實而列

陳之則庻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

諸壁因以存故實云是歳六月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

史院編修官馬祖常記

績溪縣尹張公舊政記　　宋本

徽之績溪人程燧走京師致其邑之老之言曰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公當大德十年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使燧口其事之徵於神者一徵於人者七將求文章述載刻金石以傳吾子攻文辭聞四方敢請予曰當在官樹碑頌功德籍曰有禁不爲於去之始必待二紀之久何也曰吾邑之老曰公

之政著吾邑人之心吾邑不必碑故不謀之始去去闊焉若是而終將碑者葢天下行省十民物浩穰莫吾江浙入郡邑類千百守令廉墨哲愚不齊小民遠朝廷被刻害者多而守令率中人十七八不能不計利功公以良民使獲知於上歷顯要來參預吾省政事故將傳以警凡有民社者俾慕以思企及則吾江浙類千萬人庶日就安樂不然吾邑之人詟語壯壯語弱弱語孱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曰是固然然徽江浙屬獨不病識者

之議媚夫人乎曰吾儕小人固嘗竊惑於是吾邑之老曰夫𡞲賢者不避吾將以警在位期吾東南民安樂可以𡞲遂已曰昔宋璟當國廣州民刻石頌德璟奏禁止公法璟碎女石奈何曰苟得刻吾子文一日即碎其事之傳固不可遏而足以警職字民者矣吾邑之老比羸糧來進以遺燧也固已集閭巷反復計之矣以為無不可故來願無讓曰然則請其詳曰歲丙午丁未邑荐饑民或攘竊自活胡寄者聚羣不逞將據山林負固嘯刼

為公覺皆就擒且勸分振乏民得不死殍不魚肉於盜邑歲貢金三鋌視民田多少為賦貧者或鬻永業富民而不更籍吏驗文書徵貧者如故往往被箠楚破家負責逋逃公一責諾田令所主家貧者悉得蘇舊徭役弗均無條教繩墨公召民俾度力所堪第高下自承皆不敢隱列為簿帳始終相沿民獲其平國制用中原兵戍江南列城非大故不易而兵若民異屬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恃世守凌轢有司欺細民細民畏之過守令其

卒羣聚為虐或訟之有司舉令甲召其偏裨共奬則諾而不至事率中寢民苦無可奈何邑戍卒許來孫尤縱暴民陳亨愬之公遣吏語其長曰若兵為凶虐逮械以來則罪止其身不然且具若姓名以御衆無紀統聞諸司憲二者若擇之其長皇恐索來孫縛致受罪後或以徼巡當至村落間亦必白始敢出雖出民雞狗不驚邑之十一都有死比丘棄谿中不知主名公以事道溪側忽羊角風擁馬首旋不已公顧吏吾聞長老言羊角風

多異物憑附豈比丘有靈耶因祝期三日必索賊爾者償死命乃物色鉤致之則死者為慧能竊其主僧普成私藏成殺之成遂伏辜邑之孔子廟壞又無田食師生公新廟復出俸錢率僚友與儒之富者買田供祭祀饍饈文教以興邑吏程汝揖貪而險以贓罷居里中無以生偵民有少不平嗾其訟佐之請謁已寅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梗政莫敢呵問公發其姦杖之按法塗其門側垣為赤方大書識其惡豪猾屏

息此徼於人者也邑有神汪姓自唐廟食至宋得王封甚靈吏廉明敬共者禱雨暘災福必應有羣虎繇無爲絶江入宣歙境食人畜邑被害尤甚罟穽無所施公潔齋禱神居無何第五都里嗇夫上言有異獸若彪然逐虎食之虎畏駭悉去不敢留此徼於神者曰若此已乎曰公之邮民隱理民利病甚多故吏耆年亭父落長嘗奔走左右者少日老以耄老日病以死今可一二目之者此也然耋壯弱稚以公政之善著之心者則不以能

舉其迹多少為在亡也嗚呼三代直道而行者斯民也
徽俗厚矣政之善能使人不忘宜也無足異予獨愛績
溪之人然其知有未盡者夫尹是邑嘗有善政閱一十
二年來為參知政事以耳聽目視相接固可勸官東南
者而朝廷拔循良至位宰執使天下後世知黜陟以道
不既美乎予初第時已聞公廉直精吏事為閩人入翰
林則又知公以左司郎中鯁亮言天下事積忤權姦為
忮恨至得禍不避遭中廢士大夫翕然高之及起而參

議都省事予為兵部員外郎則又見其臨事剛特不少懲以替績溪之老烏知國家用其尹者不翅善其邑之政也昔裴均以故相臨藩方其屬韓愈弟以其貴富為記其少時河南府同官立石均故為參軍舍庭中則固不以媚自疑且不以去之久而不之文也用是為記公舊政暨邑人所未知俾歸刻之以風勵字民者公名毅字彥弘雒陽人泰定四年二月奉政大夫中書省左司都事宋本記

水木清華亭記　宋本

至治三年予過朗周君景春語予吾白馬湖園田予嘗觴其會心亭者吾歲再三至至輒留數十日雖頗野逸吾猶以近城郭過客夥往往聞官府里巷事為可厭別買小山敖山驛旁築亭其上距城六十里而遠非親戚故人來候終歲無通刺者其奇勝夵蔚視白馬湖不啻什百因共往臨觀徘徊忘歸暮就宿亭下既別君以北懷其境必形思夢數數念君為能自適益親大林邱山

者莫樵牧農夫若然其目不知書詩昧道理勞斧斤耜耒指趼脛胈無毛以登陟作業雖日涉衹見其苦常試問之將悼其生之在野又烏知愜心目高深耶知者獨士大夫士大夫有良田美池可以適者詎止君然不得如君者恒多苟名士大夫率不甘湛音稠人中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詑九族儕類西東馳騖無已時其鄉有十年廿年不至者況良田美池否則槩至集農夫耕穫校斗斛合龠詐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歉飢發積援

枚識出布籌會入窮日疲極而睡旦復乘車騎馬還市中視邸舍化居自適之樂奪矣君爵禄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聞人爭競是非遠避如不及至山中納屨策杖翛然往來林下遇田父道人坐談或畧具酒茗資笑樂種稑豚雞播若字如干悉置不省於是山林可愛而玩者若皆効奇以出不為外奪故也宅士大夫能效君則其園田詎皆無奇是非君擅有斯樂不讓人不即之耳予雖知亦無田不能自還今茲日戴星入曹局治文

書往往不遑食暮歸脫冠帶惛然就枕當是時思自適周氏亭中邈不可得既以賢君又恨樵牧農夫之悼在野也初君求名亭以記諾之三食新矣弗果其子鼎亨游京師復以君意趣亨歸乃追思所履以睹者名亭曰水木清華而記之所買山在郡北未至里許即行田間踸踔塍畛上若緣山實小阜隮而上平稱杉數十章秀竦可愛前臨溪澗四五尺夾溪苗松無數若髮水泚然歷沙石灣磴瀏瀏有聲又前則田疇迤邐亭半出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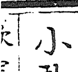
三楹頗加黝堊敞潔以雅亭右山麓青篠赤棘中得微行至一泓號龍潭山中人傳龍嘗起於是樛條灌肆繞之水淨淥雨旱不登耗阜之後泊旁高山巨木彌望勢皆走亭泰定四年三月朝列大夫禮部郎中宋本記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本

故宋朝散大夫祕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為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

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於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强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刭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為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歴二年校官劉侣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為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

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
君侑食穆君諱演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
大將烏蘭哈達以天兵繇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
破永州衡守令丞曁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
所在盜充斥穆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
民大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
以守閏十一月烏蘭哈達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絶湘夾
攻穆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沈所



聚舟烏蘭哈達遂舍去衡卒以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比衡民又嘗賴以活侶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迺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侶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己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烏蘭哈達共會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掎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以一尉軍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韙哉及淮安王巴延受命南伐

郢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羅敗劔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其郡其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欵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葢鮮累聖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衡校官者昔

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慤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慤罵不屈以死其子嵩汝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讜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慤次子良弼以祕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為其主父忠於所事雖在前朝亦朕心所嘉況有賢子為吾藎臣何嫌何疑不

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文刻其贊
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明動
法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岢能援慤此言言之朝曰公與
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家節不下慤乞
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敕詞臣紀其事則既可為公光耀
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勸將益廣而祠為大備矣
試思之公諱芇字叔章號肯齋先生其先洺之永年縣
萬頃鄉招農里人㣲君字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

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二年進士於予為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

都水監事記　　宋本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薩巴爾君之言曰吾職古為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甞莅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老吏曰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曰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眛所嚮殆非所以

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槩將刻石聽事為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𭧂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桓扎勒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歳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於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歳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為行監設官與内監等天歴二年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比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牐官二

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义安山開河罔城兗州濟州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牐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壩都城外内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凡河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蠹裂則加理

牐置則水至時啓閉以制其涸溢潭之水共尚食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澣衣者弃土石瓴甋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於岸道因以陿病牵舟者則毁其屋碾磑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其水可渠可塘可捍以奪其地或其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决其議禦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洎北盡燕晋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惠河繇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

二泉繞出瓮山後匯為七里濼東入西水門貫積水潭
又東至月橋環大内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
至於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牐
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
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
斤灰油蒿稱是八月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
至治二年七月石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一橋以壯
郊祀御道蓋京師橋牐舊皆木穿相謂不可以久嘗奏

命監漸易以石今甬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茲畧不書泰定元年七月捻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衺千二百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淖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决金口勢頫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以上

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廩稍秩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搢紳先生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以不能道者哉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雄莫鎮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陽燕郡之戾陵

諸竭則又併其名未聞豪傑之意有為以興廢補弊者
恒慨惜之或又謂鄗之沽口田下可勝以稻亦未有舉
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記之
監者潭側北西皆水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西屋以棲
吏堂右少退曰雙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堂後為大沼
漸潭水以入植夫渠荷芰夏春之際天日融朗無文書
可治罷食啓牕牖委蛇騁望則水光千頃西山如空青
環潭民居佛屋龍祠金碧點墨横直如繪畫而宮垣之

内廣寒儀天瀛洲諸殿皆歸然得瞻仰是又他府寺所無至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滋溪書堂記　　宋本

延祐六年予初來京師聞國學貴游稱諸生蘇伯修以碣石賦中公試釋褐授薊州判官往往誦其警句名籍甚欲一識則已赴上及還始與交因得知伯修多藏書習知遼與金故實暨國朝上公碩人家伐閲譜系事業碑刻文章既久又見其嗜學不厭嘗疑冑子有俛達城

闕者已仕即棄故習者伯修獨爾其淵源必有出師友外者詢之則果自其先世曽大父少長兵間郡邑無知為學者已能教子為人先其大父威如先生教其考郎中府君尤嚴或曰君纔一子盍少寛輒正色曰可以一子故廢教耶先生學廣博嘗因金大明厯積算為書數十篇歴家善之府君既為時循吏好讀書教伯修如父教已有餘俸輒買書遺之於是予疑益信又乆之則其所著書曰遼金紀年曰國朝名臣事畧者皆脫槀而今

之諸人文章方類稡未已士大夫莫不歎其勤伯修汲汲然至不知飢渴之切已也日謂予昔吾高王父玉城翁當國初自汴還真定買別墅縣之新市作屋三楹置書數十卷再傳而吾王父威如先生又手自鈔挍得數百貯之因名屋曰滋溪書堂盖滋水道其南也歲久堂壞先人葺之而不敢增損且漸市書益之又嘗因公事至江之南獲萬餘卷以歸吾懼族中來者不知堂若書之始幸文之將刻石嵌壁以示嗚呼有子不知教不論

教而不克如志者如志而不得及子子者皆是也求若
蘇氏四世知為學囍哉世之致爵禄金玉良田美地者
其傳期與天地相終始然有身得身失者況其後萬有
一能振奮過祖禰者則又鄙昔之人無聞知撤儆廬創
甲第矜貴富病先世之微不肯道而翁之堂府君能葺
之伯修能求記之翁之書先生能加多府君又益增之
伯修之購求方始不第能守也非有以將之能若是乎
府君葺堂不敢有加以求勝前人伯修有屋京師真定

皆不敢求記獨惓惓是區區之三楹者又可以為薄俗警矣抑蘇氏雖世為學獨咸如先生有著述伯修著述益富豈聞祖風而興耶然予聞自先生至伯修三世皆一子惟其能教故悉克自樹立今伯修亦一子阿瓆甫齔而頴拔可就傅伯修能繩先生義方以造之則堂暨書之傳邈乎未可概也是為記伯修名天爵今以翰林修撰拜南行臺監察御史云至順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大都宋本記

臨高縣龍壇記　范椁

距臨高縣西二十里曰西村有龍壇宋故事令天下旱雩擇郡縣地為壇刺史縣令帥諸吏奉祭具如法茲其遺也壇三成長一丈廣半之北有潭東西廣七百尺北南少東西廣七之二中潭有穴二水碧黑色探之無底父老傳天聖間嘗有白龍出焉其在祀典者以此潭水西灌千畝大旱不殺甚雨不涌或曰地近海穴與海通故然天久乾青白氣上騰禱者以為雨應延祐元年安

豐牛君某來尹是縣會旱禱之雨三日既祭又雨穀大熟思所以侈靈貺惟是表章先時民有侵壇側地以食者墾鑿四起褻汙不虔君盡復而樹之注汲有塗奠瘞有次泓涵澄映勃欝滃蒨歲時祈報贊拜跪起祀官以嚴神靈以歆二年又旱余録囚歷縣尹請述其事刻諸石欲往祭不果命吏翦薙翳㨿曲面勢以來且與龍約曰庚余文哉以神示余吏反而雨隨至禾乃大起吁亦靈已夫宰百里所以治夫人也神依人者也依乎人

者事之猶若是備至則治人之道何以尚之況山川之功在禮有足稱者廼授以樂龍之章俾其人世世歌以承祀且并刻焉辭曰

僊僊兮舞羽坎坎兮拊鼓龍之居兮有宮棟白雲兮下為宇湛湛兮天門龍之徠兮從繽紛去莫去兮回皇洞簫亮兮須君蹇須君兮日復夜枓有蒸兮芳有藉折素馨兮揚眉玄天矯兮上下我有大田兮海之隅諸嶺充實兮黍稻于于終古兮介祐子孫兮樂胥

懷友軒記

杜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擊几為節詠九曲櫂歌想昔人之餘韻謂不得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公薦在京師獲記姓名於四方之士於時張君伯起以甲子科校書祕省詹君景仁亦辟掾三公府三人者暇輙相從以問學切磋為事逌二君皆粤産而景仁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先世有

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為賔客一日之具吾子其將
有意於斯乎余聞而識之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
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迕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
遂得挾册山中償夙所願蓋二君之力也因欲結茅谿
濱而山石犖确自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
罕得屋之遂泝流至星村則閑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屋
焉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至建峯地皆良田美竹
有類嵩切鄠穀之間稍憇息南湖之履堂遇一儒者與

叙語欣然若故人同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遊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西南諸峯巉絶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為雲巖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時一登望江之左右淛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烟靄皆隱約於指顧間武夷諸峯並列於下巖巒林壑澗谷淵渚泉池潭洞曽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遊觀之志焉余與景仁顧而樂之請景仁贖其榛莽之虚而剗薙蓺植之

擬卜屋未暇乃即其東偏構堂室携妻子讀書其中又得第地而蕃之植兩楹為軒以舍余其間户牖簡朴藏修游息在焉然每一俯仰輙思平生故交多海内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竒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之昭白或譚論之該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重或神情之間曠乃皆在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重有所懷邪因題其軒曰懐友以著余心尚幸所藏舊書可以

朝夕搜玩而余之所懐因得以考正於斯焉重惟聖人載道之經與夫百家子史所録開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之臣貞節之士酷虐貪残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度律歴名數龜筴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録仙佛變化之事至於厓鐫野刻塔寺宮廟彞鼎柱石井臼墟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庻開卷有得亦可謂益者之友效矣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跡踈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于千古況同一區宇

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以寓吾懐然其出處存歿雖異而余之所慕則不在於斯也

安先生祠堂記　歐陽玄

所貴乎處士者能以一已之所守為一國之所慕雖當世英君誼辟操其總攬豪傑包舉宇内之柄一旦遇夫爵禄慶賞所不可致之人於是怡然企乎先王道德之懿真有貴於已之所負挾者而後上之趣向定下之習俗成斯人者功下韓孟哉元有國以來學者言處士必

宗容城劉靜修先生方是時聞其風而起者曰真定安氏敬仲焉敬仲未嘗一造劉也顧得其傳於濂洛考亭者知之為甚篤行之為甚堅由是推宗以合於祖一也劉氏高亢明爽梯級峻絶士親炙者寡安氏簡靚和靜襟韻散夷士樂附者衆異時有祠宜乎抑自先世石峯恕齋兩先生以學淑其鄉蓋三世百餘年于兹矣此又祠之所由作歟敬仲既歿門人蘇君伯修貽書同舍豪城西管鎮李君士興請祠為鄉先生士興議克合乃築

於鎮作三寳而奉之自敬仲上而至於石峯恕齋咸有
位焉明世美也落成帥里塾子舍萌歲時具蠲所事至
是伯修請余記之然余記安氏祠而本以容城者亦猶
論東漢名節而始嚴光乎漢至孔張末之儒也矣微光
東都士何自作新哉光未必知道也而且如彼而況吾
濂洛考亭乎而況吾容城乎夫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
於社古典也瞽宗久無聞鄉先生有祭自伯修士興始
以是知古道無難復人患不為爾繼自今西管鎮之俗

日益以厚其民敬學而賤利其士樂道而遠勢安氏之澤其既乎讀是文者尚知所始石峯諱滔恕齋諱松敬仲諱熙出處詳見家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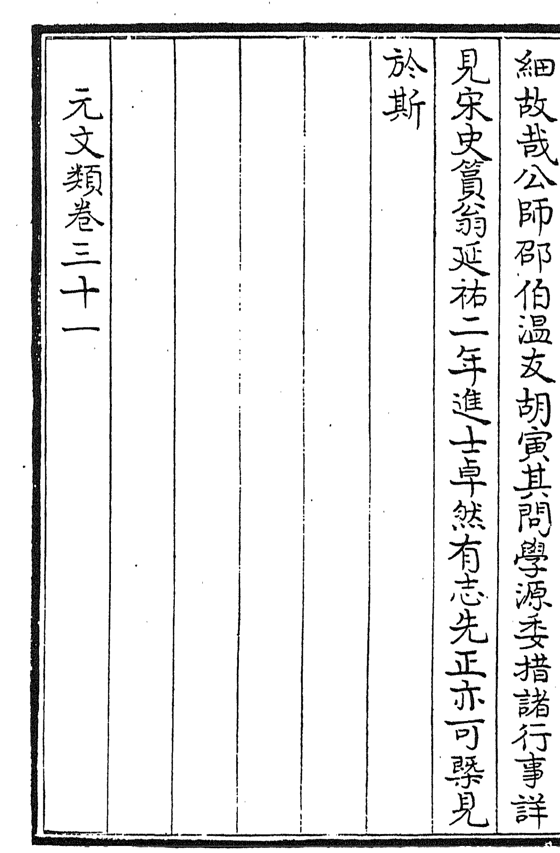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甯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為相

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𡚁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朱書北渡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於有司於是天下學術凜然一趣於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

儒及衡為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貧翁請即廨之閒喜縣學為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渡排王氏邪説崇程子正學以至於今有功於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吉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為何至是烈也及畧攷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葢如是嗚呼是祠豈



細故哉公師邵伯温友胡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詳見宋史質翁延祐二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槩見於斯

元文類卷三十一